

王 毓◎著

HEYING

黑影

夜光杯里的

YEGUANGBEILIDE

长篇小说



是谁击了他的手，他看不见，也摸不着，只有被击的感觉，他想兴许是神仙在阻止他。他不愿多想，只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

王
毓◎著

夜光杯里的 黑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光杯里的黑影 / 王毓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7. 7

ISBN 978-7-5126-5299-6

I. ①夜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5117号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
	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http://www.tjpress.com
E-mail	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装帧设计	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	170mm×240mm	1/16
印 张	26	
字 数	480千字	
版 次	2017年7月第1版	
印 次	2017年7月第1次印刷	

书 号	ISBN 978-7-5126-5299-6
定 价	79.80元



引 子

公元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，是十宝的九十五岁生日。他光着身子躺在被窝里，一半清醒，一半糊涂。清醒时，他摸着自己赤条条的身子，想到自己赤条条来到人间，除了孩童时在白天享受过短暂的赤身裸体的快乐，后来从未在白天有过如此的快乐。一转眼，将近一百年过去了，自己还有多少活头？他从被窝里伸出十个指头，竖在自己面前，看见自己苍老的十指青筋暴突，不胜凄凉。他用一个指头在另一只手指上点来点去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他在用自己的手指掐算自己的寿命，看自己还有几天活头。他掐了一遍又一遍，始终不相信掐算的结果。难道只有几天的活头吗？不可能。九十五年都过来了，难道就活不过今年吗？他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活到九十六岁。再活一年，不算奢望吧？他问自己。当然不算奢望，村里有人活过了一百岁。

十宝摸了一把胳膊上松弛的皮肤，摇摇头。人生有命，怎么会不相信命运，与命运抗争？老天让你三更死，你不会活到大天明。他笑了，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灿烂。这时他才明白命运和归宿的含义。他不怕死，但想到日后天天要与阎王小鬼打交道，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他不知道被阎王叫去后如何处置自己。唉！随便吧。人活千岁，总有一死。

十宝理智了，清醒了，他要尽快了却那桩心事。那件心事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在他心里整整压了七十年。漫长的七十年，怎么一闪而过？他不相信自己已经九十五岁了，那件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。罢罢罢，不管时间有情与无情，不管还能活多少天，眼下要赶紧处理这件要紧事，了却自己的最后心愿。

“有财，快去叫你叔！”十宝在被窝里喊。

“谁？”有财问。

十宝不吱声，将拇指和食指岔开，像个八字。

“到底是谁？”有财又问。

“你叔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八只眼。”

“叫他做什么？”

“有事。要紧的事！”

“我马上去找。”

“快点！快点！夜光杯！夜光杯！”

1

十宝清楚地记得，自己二十五岁那年六月，家里的夜光杯丢了，那是件价值连城的宝贝。他曾经埋怨父亲不善管理家财，其实他更应该埋怨曾祖父，谁让他在世时总看不惯他的孙子十宝的爹。

十宝家是村里的财主，十宝的父亲人称三财主。十宝的曾祖父挣下了一份不错的家业，十宝的祖父又是清末秀才，家里银光闪耀，书香飘溢，十里八村的人羡慕不已。家财殷实，门庭光耀，十宝的曾祖父常叼着水烟袋，捋着长胡须，欣慰不已。他为儿子科举登第而自豪，也为自己理家有方而自负，就差看到孙子的能耐了。不料孙子十岁时，他却一命呜呼，看不到孙子的前程。活着时他总瞅着孙子的脑袋，看来看去，既不高兴，也不生气。他觉得孙子的头长得不周正，太平庸，没有丝毫突出之处，这让他有点泄气。他总喜欢将孙子的头跟儿子的头相比较，儿子的头天庭饱满，地额方圆，孙子的头则尖而长，因此认为孙子的头远不如儿子的头好看。这时，他总会摇头，心里默念，家道千万别在孙子手里败落。为了弥补孙子长相平庸的不足，在孙子三岁时他就教孙子认字。他看不出孙子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也看不出孙子有什么低人之处，除了摇头还是摇头。他对十宝的爷爷老秀才说，估计我的孙子不会有出息，管教好你的孙子，让他扩展我的这份家业。老秀才从发黄的书本上抬起头，愣愣地看着须发皆白的爹，一脸茫然。看见老秀才一副书呆子相，十宝的曾祖父一脸茫然，只好莫名其妙地说：“罢、罢、罢。”

说来也巧，正如十宝的曾祖父所料，他的孙子真的没有一点出息。十宝的祖父考中秀才没几年，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，十宝的爹失去了仕途希望，只好待在家里料理家业。十宝的曾祖父常说：富不过三代，穷不过三辈。他想以此激励孙子奋发图强。他为什么不把振奋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呢？他看见儿子成天总盯着发黄的书本不放，知道儿子只跟方块字有缘，与圆铜钱无缘。儿子潜心于书本，已被书香迷惑，哪有心思去摸铜钱，更不必说五谷杂粮。不过，他不能摇头，因为儿子毕竟考取了秀才，给这个家挣来了荣耀，他自己没有科举及第的本事。他认为孙子没有科举登第的希望，能打理好这份家业也行。老秀才以识文断字自负，却疏于家业的管理。家里常年顾



着几个长工，春种秋收还要雇佣几个短工，雇佣长短工的工钱就是一笔不小的花销。遇到好年景，家里略有结余；遇到坏年景，入不敷出。老秀才也想改变这种不良状况，无奈识字有方，经营乏术，家境日渐衰落。后来干脆把家业交给十宝的爹打理，他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十宝的爹成了家里的主人。当手头拮据时，他们只好变卖土地，补给家里日用花销。村里有心人发现，近几年来，他家每年变卖四亩地，这成了三财主家的规矩。

这年开春，三财主家照例卖了四亩地，卖了六十块银元。三财主卖地，初时卖差点的地，逐渐开始卖好点的地。初时四亩地卖五十块银元，刚卖的这四亩地是好地，所以多卖了十块钱。村里人习惯称呼十宝的爹为三财主，称呼十宝的爷爷为老秀才。小时候十宝没有在意人们的称呼，稍大之后对村里人的称呼便怀有敌意，认为三财主的称呼应该给爷爷，爷爷是长辈，爷爷才是一家之主。他曾就此事问过爹，为什么人们大小不分，是不是对爷爷怀有鄙视之意。爹告诉他，你爷爷是个秀才，只知道识文断字，不知道春种秋收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要我来打理，我才是名副其实的财主。十宝恍然大悟，认为爹说得有理，也就不再计较人们的称呼。

人们每天都要吃喝拉撒，每天都要柴米油盐，只好睁着眼瞎过日子。最可恨的是半月前日本人来村一趟，打劫了大财主五百块银元，抢走了几十石粮食；勒索了二财主的二百块大洋，抢走了几石上好的豌豆；三财主损失最小，只抢走了几石麦子。为此，村里人心惶惶，家家自危。

三财主手里握着沉甸甸的六十块银元，放到爹的面前让他过目。老秀才看一眼银光闪闪的银元，脸上掠过一丝笑意，随即又飘过一朵阴云。这一切，三财主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你怎么理家？”老秀才说。

“你不也家吗？”三财主说。

“我老了。我就喜欢书上那些字，对银元不感兴趣。”

“你一肚子学问都不行，我半肚子乱字能做什么。”

“保管好银元，供今年开销。”

“不好保管。”

“不会保管吗，你？”

“是的。银元藏哪？”

“放在家里也行，花一块少一块，用不了多久就花完了。关键是家里的那件宝贝，一定要藏好，绝对不能丢，不然我对不起列祖列宗。”

老秀才这才知道，天下乱作一团，藏东西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如果藏在屋里，日本人来了会抢，国民党来了会搜。人家用枪随便一扒拉，东西就会到手。如果藏到屋外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，倒是安全些。

三财主问：“藏哪？”

“你的意思？”老秀才问。

“藏近点。藏远了，不放心，要经常去看，没有那闲工夫。”

“近处有好地方藏吗？”

“院子的墙根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。太近，太惹眼。藏在眼皮底下，你总想看，总看会被别人看出破绽。”

“藏哪？”

“藏院子外面。这样你不会总去瞅它，看起来也方便。”

三财主点头。院子外面倒是有几个好藏处，磨盘底下，枣树根下，槐树根下，墙根下，门墩石下，大门天花板里，瓦窑里，柴窑里。如此多的好藏处，让三财主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如此小事，如果是在前些年，他自己就可以处理好。现在家境日蹙，花钱都得仔细算计，何况是藏一件值钱的宝贝。如果没藏牢靠，一旦被人盗走，列祖列宗会钻出棺材兴师问罪。他看了老秀才一眼，征求老秀才的意见。

老秀才有点不耐烦，说：“你自己看着办。”

“那就藏到槐树根下。”

“不好。覆盖的新土容易被人看出破绽。”

“门墩石下？”

“不妥。日本人知道咱是财主，随手一搬石头就露馅。”

“瓦窑里？”

“不行。瓦窑在大路口，日过百人，有人进去撒泡尿就会冲出来。”

“柴窑里？”

老秀才沉吟片刻，然后点头：“那倒是个好藏处。柴窑里柴禾多，容易隐藏，上面多盖些柴禾，很严实。即使有人放一把火，也不会露馅。”

“好。银元放在家里，宝贝放在柴窑。”三财主说。

“银元放在家里，用起来方便，一里一外，免得都丢了。”老秀才说。

夜晚，三财主睡到鸡叫头一遍，一骨碌爬起身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木匣，悄悄开了门。他蹑手蹑脚走到院子里，悄悄抬头向四处张望了一遍，只见周围一片黑，不见一点白。他把小木匣藏在怀里，一只手握着一把小铲子，轻轻打开大门。走出大门后，他再次向四周看看，黑夜里没有一点动静。他轻轻关上大门，转过身，正要移步，突然听见一声响。他缩紧身子，仔细一看，离他几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淡淡的黑影一窜而去。他被吓了一跳，看黑影的大小，估计是一只夜游的猫。他轻手轻脚下了一小坡，钻进自家的柴窑。



2

“宝贝丢了！宝贝丢了！”

清晨，刚跑出柴窑的三财主急匆匆跑进院子，跑进老秀才的屋，一脸惊慌。

老秀才盥洗完毕，正坐在炕上看书，听见儿子的喊声，忙从书本上抬起头。他看见儿子站在地上，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。

“什么事？如此慌张。”

“宝贝丢了。”

“不是藏得好好的吗？”

“是藏好了。那也丢了！”

“哦。不翼而飞，其中必有蹊跷，待我看完这篇文章，再行理论。”

“爹！你，你——，人家滚油浇心，你却东吴招亲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老秀才从书本上抬起头，一脸茫然。突然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说：“东吴招亲的人是刘备，我哪有这艳福。滚油浇心，有那么焦心吗？古人云：失财免灾。毋庸置疑。”

“你就知道抱着那几本破书看，书上有宝贝吗？那些字能当夜光杯用吗？宝贝丢了你都不着急，越老越糊涂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！古人云；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——。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哎！待我看完这篇文章再理论。”

三财主急得直跺脚，最后一脚一使劲，踏坏了半块地砖。三财主气急败坏，转身刚要出门，跟推门进来的婆姨撞了个满怀。婆姨看见三财主满脸火气，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天大的事！”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宝贝丢了！”

“什么？那是件家传宝贝，一夜之间就没了，先人要找我们算账的。我们就是卖几十亩好地也买不来这件宝贝！”

“事到如今，说这些话有什么用。”

“我受不了，我要找三只手算账。”

“你知道哪个是三只手？”

“我有办法。”

三财主的婆姨急匆匆冲出门外，三财主也跟着走出门外。老秀才看见二人出门，知道他们去处理丢宝贝的事，依旧伏在炕桌上读那篇未读完的古文。

三财主在院子里心急火燎，不知道做什么好。突然感到尿急，赶紧跑到茅房，拉开裤子，掏出家伙，等了好久，竟然滴不出一滴尿来。一气之下，三财主骂了一声“不争气的东西”，收拾好家伙，走出茅房，骂了一声：“气死我了！”

院墙上放着一个簸箕，簸箕里晒着一簸箕长虫的小米，那是三财主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。天热了，陈米容易长虫，家里的几斗米长了虫子，只好端出来晒一晒。三财主看见几只麻雀飞到簸箕里，一边叽叽喳喳叫着，一边欢快地啄着小米，一边呼唤树枝上的同伴。三财主骂道：“你们也来算计我，太欺负人了！”

三财主从地上捡起一把笤帚，狠狠地朝簸箕打去。由于使劲过大，笤帚没打着簸箕，“呼”的一声飞出了墙外。麻雀也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哄而散，飞到墙外的树枝上，叽叽喳喳，冲着怒气冲冲的三财主叫骂。

三财主看见树上的麻雀不依不饶，还想来吃米，随手从墙上捡起半块砖头向麻雀砸去。麻雀“呼”的一声，飞过三财主的头顶，去别处找食。

三财主余怒未消，正想回屋找老秀才继续说丢宝贝的事，看见几只鸡在院子里的墙根下刨来刨去找东西吃。三财主火冒三丈，骂道：“你们想刨倒我的院墙吗？院墙快被你们这些狗东西刨倒了。墙倒众人推，你们也来欺负老子，瞎了眼的东西！”

三财主捡起地上的一把笤帚向鸡狠狠砸去，一只母鸡被砸中翅膀，嘎嘎叫着飞出墙外。看见砸中了母鸡，三财主有点心疼，又不免高兴，总算出了一口恶气。

转过身子，三财主看见家里的那只白狗正卧在墙根下打盹。三财主看见狗如此安闲，夜里不尽忠职守，不给老子好好看守门户，让我的宝贝被偷，白天还在打盹，养你有什么用。三财主肚子里又升起一股无名之火，火气升腾，不可遏制。三财主到处找东西，要教训一下这个玩忽职守的狗东西。他找来找去，找到了一根木杈把。他操起杈把，向白狗扑去。正在打盹的白狗听见脚步声，赶紧睁开眼睛，看见主人操着家伙，怒气冲冲，直奔自己而来，马上站起来。看见主人步步逼近，来意不善，白狗边跑边扭头看着三财主，似乎在说，你犯了什么毛病，我好端端的，不问青红皂白来打我，算什么鸟主人。

三财主管不了那么多，他认为自己的宝贝失踪，责任全在白狗身上。无用的看家狗，不如一棍子打死算了。他追赶着狗，一直追到大门外，还不罢



手，直到狗跑出五六丈远，才骂骂咧咧停住脚。

三财主回转身，走进院子，看见婆姨一手拿着一块菜板，一手拿着一把菜刀，胳膊窝里夹着一个皱皱巴巴的老南瓜，怒气冲冲向大门走去。三财主不明就里，疑疑惑惑看着对他不理不睬的婆姨，不知道她犯了什么毛病。

“你要干啥？”三财主问。

“我要找出偷宝贝的三只手。”婆姨说。

三财主一脸苦笑，心里骂：你个臭婆姨，你那点本事，能找到盗贼吗？如果你能找到盗贼，我三财主的名字倒着写。他眼睁睁看着婆姨走出大门，不知道她去做什么。他不想搭理婆姨，心想随你去，你能折腾出什么子丑寅卯来。他想回到老秀才屋里，继续跟爹说宝贝被盗的事。

三财主上了台阶，正要推门进屋，忽然听见大门外婆姨的叫骂声。他以为婆姨在跟那个人吵架，连忙转身走下台阶，心里骂道：你个熊婆姨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还在给我添乱，叫我有何心思去找宝贝。

三财主走出大门，看见婆姨坐在大门外的黄土地上，面前放着菜板，菜板上放着的老南瓜，被她剁得七零八落。他看见婆姨一边不停地剁着老南瓜，一边叫骂：“村里的老小们，昨天深更半夜，不知道哪个黑心的三只手偷了我家的宝贝。这不是要断我家的生路吗？你们都知道，我家前几天卖了几亩地，换了几个银元，心想日子好过了，不想宝贝却被黑心黑肺的人偷走了，那是几十亩好地都换不来的宝贝！”

村里人听到三财主的婆姨在叫骂，知道她家的宝贝丢了，都赶来看热闹。有的站在她跟前看，有的站在她家的脑畔上看，有的站在远处看，好不热闹。

看见婆姨在叫骂，三财主很不高兴，说：“你能骂回宝贝来吗？别丢人现眼了，快点回家去！”

婆姨说：“我不回去！我要骂，要骂三只手的祖宗八代，骂得他们在阴曹地府里心慌眼跳，不得安生。我要骂，要骂三只手百病缠身，头上生疮，脚底流脓。我要骂，要骂三只手窑塌财散被褥烧。我要骂，要骂三只手早起出门活蹦乱跳，天黑回家手残腿断肚子痛。我要骂，要骂三只手断子绝孙，人财两空。我要说，老天有眼，先挖去三只手一只眼，再剁去他一只手。我要说，天地间的凶神恶煞，你们没事就找三只手，将他的头变成魔鬼头，将他的身子变成毒蛇的尾巴。我要说，山里的狐狸野地的狼，你们有事没事就来找三只手，他的肉好吃，他的五脏六腑又香又甜。我要说，天上的雷公地府里的鬼，白天出门让他五雷轰顶，夜晚回家让他恶魔缠身。……”

看见婆姨骂不绝口，越骂越狠，三财主一把将婆姨拉起来，喝道：“回家！丢人现眼！”

婆姨被三财主拖回院子里，仍然骂不绝口。

3

后晌，十宝怀里揣着一块银元高高兴兴回了村。昨天下午，附近村子里有人请十宝去看病，怀里的一块钱是人家给他的跑腿费。进村后，他看见四羊、五虎、六狗三人坐在一棵大树下抽烟唠嗑。三人看见十宝一脸高兴的样子，相互看了一眼，便跟十宝打招呼。

“十宝，怀里揣着多少银元？”四羊问。

“能有多少，只有一块。”十宝停住脚，从腰里摸出烟袋准备抽烟。

“辛辛苦苦跑一趟，只得到一块银元，太少了吧。”五虎说。

“多少是人家的心意，我不能计较。”十宝说。

“凭你的本事，可以走遍天下，何必为了一块银元跑来跑去。”六狗说。

“铃铃锁子都是铁。一块银元也是钱，多少可以补贴一点家用。”十宝说。

“要是看好你家的宝贝，你吃不愁，穿不愁，神仙过的日子。现在，你只好过穷日子了。你家的宝贝丢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丢了什么宝贝？”十宝说。

“夜光杯。”六狗说。

“哦，一只杯子而已。”十宝说。

“到底是件什么宝贝，你说给我们听听。”五虎说。

“我也没有见过，宝贝是我爹保管着，从来没让我看过。即便是宝贝，能值几个钱。”

“看来人们说的没假，老年人说你家有值钱的宝贝。那东西值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”四羊说。

“不知道。”十宝说。

看见十宝连自家的宝贝都不知道，三人不禁笑起来。他们可怜十宝在家里的地位，不知道他怎会落到如此地步。再看看他身上的穿戴，一身粗布衣服，浑身没有一寸洋布，活脱脱一个落败公子。十宝蹲下身子，装满一袋旱烟，就着五虎的烟锅点燃了烟，嘶嘶地抽起来。四羊看见十宝居然就着五虎的烟锅点烟，自家连根火柴都没有，呵呵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？”十宝问。

“笑你跟我们这些穷鬼没有两样。为什么不拿着你家的黄铜水烟袋抽烟，偏偏拿一根木烟袋抽，寒酸死了。”四羊说。



十宝苦笑一下，说：“现在不比从前了，有烟抽就不错了。前几天卖了四亩好地才得到六十块银元，够做什么，勉强够开长工的工钱。”

“人家给你的那块银元是真的吗？”五虎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财主家给的银元会有假吗？”十宝说。

“看一次病就给这么一点钱，可怜。我看看银元是真是假。”五虎说。

十宝从怀里摸出一块银元，递给五虎。五虎看了看银元的正面，又看了看银元的反面，接着对着银元吹了一口气，放到耳旁听。

“不会假吧？”十宝问。

“是真的。”五虎说。

五虎从怀里一把摸出五块银元，摊在手中，给十宝看。十宝看到五虎一下子掏出五块银元，十分吃惊。他想，五块银元能买一分好地，他哪来这么多银元。

五虎说：“你看我的银元怎么样，是假的吗？”

十宝无心看五虎银元的真假，他在琢磨五虎银元的来路。不过，碍着五虎的情面，十宝还是扫了一眼银元，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你哪来这么多银元？”

“挣来的。只许你们财主有钱，不许我们穷人有钱吗？”五虎说。

“当然不是。谁都可以有钱。你一下子到哪挣这么多钱？”十宝问。

“蛇有蛇舌，虎有虎牙，各有各的来钱办法。”五虎说。

看见十宝吃惊的样子，四羊和六狗也从各自的怀里掏出五块银元，也仿效五虎的样子，各自把五块银元摊在手掌上。十宝扫了两眼两人手掌中的银元，拿过来在手里掂掂，沉甸甸的，吃了一惊。

“你们哪来这么多银元？”十宝问。

四羊和六狗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蛇有蛇舌，虎有虎牙，各有各的来钱办法。”

十宝想，我是一个财主家的人，身上只有一块银元，还是刚挣来的，而几个平时只能填饱肚子的穷鬼却揣着五块银元，莫不是他们偷了自家的宝贝，用宝贝换来的银元？十宝推说要早点回家，赶紧离开三人，身后飞来五虎三人一串又一串的笑声。

十宝失魂落魄回到家里。刚进门，他看见娘盘腿坐在炕上，红着两眼，在一针一针纳鞋，也不跟他打个招呼。看见娘这副样子，十宝问：“怎么了，你？”

十宝娘抬起头，叹了一口气，揉了一下红肿的眼睛，说：“咱家的宝贝丢了。”

十宝娘说完，呜呜哭起来。

十宝一听，不解，问：“很值钱吗？”

十宝的娘只顾呜呜地哭，并不回答十宝的问话。十宝意识到这件宝贝很值钱。

十宝一时火气冲天，骂道：“哪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偷我家的宝贝，断子绝孙！”

十宝娘哭了一会儿，抽泣着说：“那是咱家的传家宝，过去没有跟你讲，怕你嘴不牢，讲给外人。现在宝贝丢了，你说以后我们怎么做人？怎么面对祖先？”

十宝没有理会娘的伤感，推开门走到院子里，踢翻了一只喂鸡碗。十宝走进老秀才的屋，看见爹和爷爷又在议论宝贝的事。

看见十宝进门，老秀才问儿子：“你打听没有，估计谁偷走了咱家的宝贝？”

三财主说：“没有。”

十宝说：“两个大活人都看不住一件宝，你们在家做什么。夜光杯到底是什么模样？做什么用？我怎不知道。”

老秀才叹口气，说：“就是酒杯。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，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模样。”

十宝问：“这东西为什么这么珍贵？”

老秀才捋了一把胡子，说：“据说，公元前七世纪时，周穆王当政。当时，西域的一个小国送来礼物，以求和平共处。第一年，使节带着产自新疆的和田玉前来觐见，周穆王见到玉石，龙颜大悦，对使节及其随从盛情款待。第二年，西域使节如法炮制，又选出上好的和田玉进献，周穆王却十分冷淡。使节回国后，向国王讲述了周穆王的态度，商量如何才能讨得周穆王的欢心。此时，有人提议，不妨把玉做成酒器，因为周穆王喜欢饮酒，用上等玉做成酒樽饮用美酒，周穆王兴许会高兴。第三年，当西域使节将一盏盏晶莹剔透、薄如蝉翼的杯子摆在周穆王面前时，周穆王喜笑颜开。当杯中斟满葡萄酒时，月光映照，闪闪发光，夜光杯因此而得名。”

十宝一脸惊奇，说：“世上会有如此好的东西，太神奇了！哪里出产的？”

老秀才说：“夜光杯产于酒泉，采用祁连山的老山玉、新山玉、河流玉等名玉雕琢而成，造型多样，小巧玲珑，晶莹剔透。其纹饰天然，杯薄如纸，光亮似镜，内外平滑。色泽有脆绿、墨绿、鹅黄、羊脂白等。用其斟酒，酒味香甜，日久不变。它抗高温，耐严寒，盛烫酒不炸，斟冷酒不裂，碰击不碎。如在夜晚，对着皎洁月光，把酒倒入杯中，杯体顿时生辉，光彩熠熠。据说西周国王姬满应西王母之邀赴瑶池盛会，席间，西王母赠姬满一只碧光



粼粼的酒杯，名曰‘夜光常满杯’。姬满如获至宝，爱不释手，从此夜光杯名扬天下。古人十分喜欢夜光杯，有古诗为证：‘骚人偏爱夜光杯，湛透泽柔紫月辉。天令纹华生异彩，酒香玉润醉双飞。’”

十宝说：“如此宝贵的东西，值多少钱？”

老秀才说：“无价之宝。何况流传了很多代，更值钱。”

十宝说：“流传了多少代？”

老秀才说：“少说也有十代。”

十宝说：“这件宝贝是怎么来的？”

老秀才说：“我的爷爷的爷爷告诉我爷爷，在宋代，村里的一位祖先去陕西谋生，不巧被抓壮丁，去甘肃一带守边。由于他骁勇善战，升为将领，不幸战死疆场。临死前，他嘱咐一位同乡，将三只夜光杯带回村里，分给后人，权当一份遗产。这件宝贝几经周转，除了我家保留一只外，其他两只不知落在谁的手里。如此宝贵的东西，在我的手上遗失，痛哉！”

十宝说：“别伤心，杯子会找到的。我家这只杯子是怎么来的？”

老秀才说：“据说是先辈用钱买来的。曾因家境不好卖给别人，后来又用钱赎回来。”

十宝说：“看来来之不易。我发誓把杯子找回来，否则愧对先人。先辈从谁家买来宝贝？”

老秀才说：“不知道。这事就靠你了，我老了，无能为力。”

十宝想起五虎三人手里的银元，想说出心里的怀疑，又觉得不妥，无凭无据不能随便怀疑人。

十宝说：“前两天我在村外，家里的情况不知道。你们在家里，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三财主说。

十宝将目光投向三财主，期望从他身上能得到点什么。老秀才将目光投向十宝，期望能从十宝身上得到点什么。老秀才不大管家里的事情，他把大小事情都交给儿子办，而儿子却把家经营成这个样子，这令他很失望，所以他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。现在，儿子居然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丢了，日子难过且不说，还貽笑他人。

“我们三代人一起商量一下，看如何找这件宝贝。对我们家来说，宁可丢钱，不能丢掉这件宝贝，丢了这件宝贝就是丢了我家的命脉。这是世代传下来的宝贝，岂能在我们手里断送？我们不能让人白白偷去。”老秀才这时才意识到宝贝的重要。

十宝问爹：“藏宝贝的那天晚上，你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。天地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特意四处看了看，没有看到

人影，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。”三财主想了一下，“我走出大门后，听到一点动静，那是一只野猫。”

十宝说：“猫倒没什么。你藏好宝贝回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动静？”

“没有。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响，也没看到人影。”三财主说。

十宝说：“说不定有人暗中盯着你。你们想，我家卖了几亩地，村里的人都知道。人们知道我家有银元，有人会想，我家的银元不一定藏在屋里，兴许会藏到屋外。人们都知道现在世道不安宁，宝贝藏在屋里容易被发现，所以有人估计我们会转移钱财，就在暗中盯着我们。”

老秀才认为孙子的话很有道理，说：“宝儿言之有理，可谁在盯着我们呢？那天晚上你爹并没看到人影。”

十宝说：“人家在暗处，你在明处，人家怎会让你发现。”

三财主说：“那是。做贼心虚。”

十宝问：“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？”

三财主搜肠刮肚，想不出异常情况。其实，自从藏了宝贝之后，每天晚上他都格外操心。每到夜晚，他早早关好大门，然后打开狗洞的木板，为的是狗能钻出墙外，照看大门外发生的情况。有时，在村里人熟睡之后，他还要披上衣服，到院子里听听墙外的动静。谁知那只狗不争气，居然没有发现有人偷宝贝。

三财主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有发现什么。早上我到柴窑里抱生火柴，特意看了一下宝贝，看见宝贝藏得好好的。我们每天早上到柴窑里抱柴，村里人知道，不会引起怀疑。”

十宝低着头，陷入沉思。

看见十宝不说话，三财主认为十宝也没有找回宝贝的办法，于是丧气地说：“如果宝贝找不回来，大财主和二财主会看我们的笑话，七颗心和八只眼也会看我们的笑话。”

“乐人之祸者必祸。”老秀才愤愤地说。

“对。屁货！”十宝说。

“是必祸，不是屁货。”老秀才纠正。

想到自己会被人取笑，三财主心里不是滋味，嘱咐十宝多费心思。

4

祖孙三代人议论了一通宝贝失窃的事，理不出头绪，找不到一点线索，



心里迷茫窝火，不知如何找回宝贝。不过，祖孙三人都不甘心，都想找回宝贝，因为这件宝贝不同寻常，关乎一家人的命脉。从表面上看老秀才对此事的态度较为淡漠，然而他不得不取消每晚必读两篇古文的习惯，转而静心思考宝贝的事。他躺在炕上，仔细梳理村里的可疑人物。村里游手好闲的人要数四羊、五虎和六狗几人，他们没事时会琢磨别人家的事，有时也会干点偷鸡摸狗的小勾当。然而他们未必知道三财主有夜光杯，除非老年人跟他们提起这件宝。至于藏宝贝的事，除了自家人，没哪个人知道。哪个人不喜欢宝贝？谁不想得到点意外之财？谁都可能意外发现藏宝贝处，从而将它偷走。

老秀才突然想出了招数，不妨试一试。他要占卜，试试运气，看能不能找回宝贝。如果能够找回来，就费一番功夫找；如果找不回来，就不必多费心机。老秀才兴奋起来，忙从炕上爬起来，溜下炕，走到灶台前生火。

三财主睡不着觉，想跟爹说一会儿话。他推开门，看见爹在生火，十分奇怪，问：“吃过晚饭了，你生火做什么？”

“自有用处。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”

“到底要做什么？”

“要烧一锅水，洗一洗身子。”

听爹说要洗身子，三财主退出门去。老秀才生着了火，往锅里添了半锅水，任由火舔锅底。他走到门口，拿一根木棍将门顶住，回头走到柜子前。他打开柜门，从一堆衣服中挑出最干净的两件衣服，放在炕上。

一会儿，锅里的水开了。老秀才手里拿着一个金灿灿的黄铜水瓢，将水舀到一个金灿灿的黄铜盆里，脱掉衣服，用一块粗布毛巾将全身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穿上刚拿出来的那两件干净衣服。他盘腿坐在炕上，凝神屏气，遥想空灵缥缈的宇宙。大约坐了少半个时辰，他才伸开腿，舒展了一下身子，随后下了炕。他走到一个躺柜前，打开一个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三枚黄灿灿的铜钱。他把铜钱放在炕上，又去洗了一遍手，然后上了炕，盘着双腿坐着。他将三枚铜钱放在手心，双手合扣，微闭双目，心想宝贝失窃之事。静默片刻后，他双手摇动手中的铜钱，举到胸前，一松手，“哗”的一声，三枚铜钱同时落在黑羊毛毡上。三枚铜钱蹦了一下，静静停在毡子上。

老秀才俯身一看，卦面：火水未济。阴阳失调之象上下不通之意。失物：不能寻回。

老秀才一看，眉头一皱。

他依照上次的操作程序，第二次抛下铜钱。他低头一看，卦面：密云无雨之象蓄养实力之意。失物：似乎遗失的是金器等贵重物品，有被硬物夹住。

老秀才看了，心中转喜。

老秀才第三次抛下铜钱，卦面：猛处生角之象声威大壮之意。失物：不

能取回。

老秀才看了，眉头又一皱。

老秀才第四次抛下铜钱，卦面：山泽通气之象往来无阻之意。失物：尽快找寻，可以取回，延误时机，则找不回来。

老秀才看了，心中一急。

老秀才第五次抛下铜钱，卦面：喉中有物之象夫妻怨怒之意。失物：有人捷足捡走的可能，寻回的机会不大。

老秀才看了，眉头又一皱。

老秀才第六次抛下铜钱，卦面：鸟焚其巢之象乐极生悲之意。失物：尽快去找，应可寻回。

老秀才看了，心中犹豫。

连续六次占卦，老秀才时喜时忧。他将六次的卦象记在一张纸上，仔细看了一眼，认真分析起来。从卦面上看，其中三次卦象显示没有找回失物的希望，占了一半的概率；两次卦象显示有找回失物的希望，占了少半的概率；一次卦象显示失物依在。总体看，老秀才认为卦象不错，心里燃起希望之火。他抬起头，一只手不停地捋着下巴的胡须，一手抚摸着三枚铜钱，似乎黄灿灿的铜钱已经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夜光杯。他开心地笑了。

老秀才想把刚才的占卜结果告诉儿子，于是喊：“十宝爹！十宝爹！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自从宝贝被盗，三财主一直心急火燎，不能自己。一天来，他饭没有吃几口，觉没有睡一会儿。一会儿在屋里转，一会儿在院子里转，一会儿从屋里转到院子里，一会儿又从院子里转回屋里：像着了魔。刚才爹在屋里占卜，他在院子里一边转，一边琢磨宝贝失窃的事。他仔细回顾了那夜藏宝贝时的情形，仔细回顾了昨夜宝贝失窃前后的情形，仔细琢磨了宝贝被窃的各种可能。他心里乱糟糟的，像一锅米粥翻滚。听到爹的叫声，他知道爹有好消息告诉他。

三财主进门，看见爹端坐炕上，身着一身十分干净的衣服，面带微笑。三财主知道爹占卜时的习惯。他平时很少占卜，只有遇到重要的事情才占一卦。他占卜时总是依照古人的习惯，沐浴更衣，静心凝神，异常虔诚。他听爹说，占卜时心诚则灵，心不诚则不灵。有次他家地里成熟的玉米被人偷走了一大片，老秀才站了一卦，卦象显示可以找到偷盗的人，后来果真找到了盗贼。自此，三财主对爹的占卜视若神灵。

“结果怎么样？”

“亦好亦坏。”